

走过人生之路者，一定都有深藏内心、难忘的风景。
有如棱镜的商业街，折射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世间百态。
没有绝对的善，更无绝对的恶，
一切的生命都是在善与恶的矛盾当中寻找出路。

梦见街

[日]宫本辉 著

林皎碧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梦见街

[日]宫本辉 著

林皎碧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见街 / (日) 宫本辉著; 林皎碧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104-2248-5

I. ①梦… II. ①宫…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059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6784号

YUMEMIDORI NO HITOBITO by MIYAMOTO Teru

Copyright © 1985/1986 MIYAMOTO Teru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YAMOTO Ter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by 2011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梦见街

作 者: (日) 宫本辉

翻 译: 林皎碧

责任编辑: 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46千字 印张: 6.87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4-2248-5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 导 读 • 关于《梦见街》 /001
- 第一章 • 梦见街 /007
- 第二章 • 燕巢 /029
- 第三章 • 钟表店老板的儿子 /049
- 第四章 • 情欲之镜 /071
- 第五章 • 第十八次逃亡 /093
- 第六章 • 珠宝盒的秘密 /115
- 第七章 • 归途 /133
- 第八章 • 白色的污垢 /155
- 第九章 • 枕边涛声 /175
- 第十章 • 洞窟之火 /195

[导读]
关于《梦见街》

常盘新平



朋友曾问我：“有没有读过宫本先生的《锦绣》？”那位友人对小说评价很在行，直夸那本小说写得真好。我赶紧找来一读，虽然迟了些，但我从此成了宫本辉的书迷。我曾在挤满人的电车里，看到三位年轻的女性上班族热切地讨论宫本氏。她们说着《泥河》和芥川奖得奖作品《萤川》的读后感想。在疲惫不堪的回家电车中，《泥河》作家成了她们的共同话题，也成了她们忘却疲惫的慰藉。看着她们，我心想这个作家不受到瞩目才怪。

如今，能够引起这番热烈讨论的作家已不多了，宫本辉是极少数之一。读他的作品让人深深觉得，他真是天生的小说家。他不仅说故事的本领出类拔萃，字里行间都倾注相当多的心血。

《梦见街》正是这样的作品，也是一本异色小说。全书是由十个短篇故事所串成，篇篇独立，却又紧密相连。我可是在啧啧的赞叹声中，读完一篇又一篇。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个个勾勒鲜明，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充满张力，连作为读者的我也仿佛身处

梦见街。第一篇的主角里见春太，在别篇又转为配角，每篇故事的主角都不同。读完整本书后，角色们的想法、感情、生存方式等都呼之欲出。他们的形象在篇章中渐渐有了改变，作者把这种微妙的变化拿捏得恰到好处。第七篇，《归途》就是非常精彩的例子。读第一篇时，我好奇作者将如何收尾。里见春太在以中小学生对的函授机构“升学通信社”任职，也是努力存钱出版自己诗集无名诗人。他是同人杂志《苍岛》的一员，刊载在同人志上的诗被同伴说是“到底在说什么？完全看不懂。”另一名女会员则讥笑他“幼稚”。

“不要认为把自己所思所想，原封不动写成文章就是诗啊！那是小学生的做法。里见君的诗，就像小学生的诗。”他受到《苍岛》负责人如此严厉的批判。

其实，里见春太的诗并不差，他却清楚自己的诗似乎还缺少了些什么。刊载在同人志的处女作，“十年前，我不容分辩地被放逐。/被放逐到世间这地方。/哀伤、孤寂、喧嚣而嘈杂的这个地方。”像这般素朴的诗就很有味道。

里见春太到太楼轩，想吃顿过了时间的晚餐，却卷入老王夫妇的争吵当中。被老王称为“狒狒”的妻子被老王重重摔出去，身体飞腾在半空中。不久，战事终于平息了。老王夫妇的独生女美铃来到春太位于梦见街中央一家鱼板屋二楼的租屋，对春太说出真心话。

“我不是我妈妈的亲生女儿。我的亲生妈妈在我八岁时就和我爸爸分开了。不过，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位妈妈。”

“为什么？”对于春太的疑问，美铃回答。



“因为她是飞天高手。”

虽然，梦见街的居民世界充满着阴郁、黑暗，每个人却都和计划出版诗集的里见一样，怀抱着梦想。太楼轩、柏青哥店的梦见会馆、村田钟表店、传闻老板是同性恋者的照相馆、白百合美容室、名为“莎丽杜”的小酒吧、流氓出身兄弟经营的辰巳肉铺并列的这条商店街，位于难波以南某镇的一个角落。

高中生美铃将来想当外交官。但是，她的希望终究是梦。肉铺的辰巳龙一希望能和在美容室工作的光子厮守，而决心去除刺青。光子对春太抱着好感，但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十篇都不算是甜美型的小说。宫本氏犀利地道破梦见街居民的各种弱点，每个人都逃不过作者异样清澈又严厉的眼光。辰巳龙一这种令人不舒服的男人，把生牛肝和蒜头洒上盐巴，摆在锅里腌上半天后吃掉，偕同弟弟龙二外出找女人。应该不会有女人喜欢像龙一这样的男人吧！然而，在里见春太心目中有如圣母玛丽亚的光子却不讨厌龙一，作者也隐约透露了光子之所以心动的理由。

我想起宫本氏的《命之器》，该篇收录于同名的随笔集（讲谈社文库）。宫本氏文中这样写道：

为何那般恶质、令人讨厌的男人身边，却有那般善良、美丽的女人呢？世间就有这种令人百思不解的夫妇。然而，若进一步仔细观察就会恍然大悟。在人的本质中，他和她之间存在着一种眼睛看不见的相同点，称之为“性癖”，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宿命”或“宿业”。

《梦见街》描写的人际关系正是如此。只是，恶形恶状、令

人讨厌的不是男人，而是换成女人；善良的也不是女人，而是像里见春太这样的男人。

我认为小说所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男女关系吧！宫本氏在《命之器》的开头，也曾写着：

运气差的人和运气差的人相遇而相互纠缠。流氓的处所聚集流氓。顽固者和顽固者亲近。秉性纯良的人和秉性纯良的人，投机者和投机者相遇。之后彼此牵系。这确实很不可思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比“物与类聚”更深奥的法则，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相遇“绝不是偶然，否则为何”相遇“会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转机？”而且，会和什么样的人相遇，则视这个人自身的性格而定。

《梦见街》的故事是从每个怀抱着梦想的人的相遇开始的。

第七篇《归途》描写钟表店老板的儿子和柏青哥店怀孕的女儿私奔，把钱花光后，回到梦见街。这两人都是十七岁的高中生，到大阪车站迎接两人的是无名诗人里见春太。这篇小说的收尾真值得一看！虽叫我们提心吊胆，但他早已准备好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读完令人一惊。

其他篇章也有类似的惊奇。每一篇都像是豁出去，乍看有些牵强，却又让人觉得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结局。春太笑道：“很圆满！真的很圆满！”对于这对高中生恋情所引起的骚动，“心中没有半丝怒气”。

以春太为首的梦见街居民都为了活下去而打拼着。肉铺兄弟赚人热泪地卖命努力，生意才得以兴隆。作者暴露这对兄弟的性



格和过去，道出“人的本质”。然后，他们的梦却被无情地敲碎。

作者好像在告诉我们：人世间不是那般的美好。这个世上不全是美丽的事物。这正也是他看世界的一贯角度。

《命之器》中收录一篇《芥川奖和我》，是作者在得到芥川奖的五六年后所写的随笔。他坦白说：“想当小说家，一定要得到芥川奖……”得奖时他毫不谦虚地答说“运气好”。“而且，如此一来，这辈子都有饭吃也是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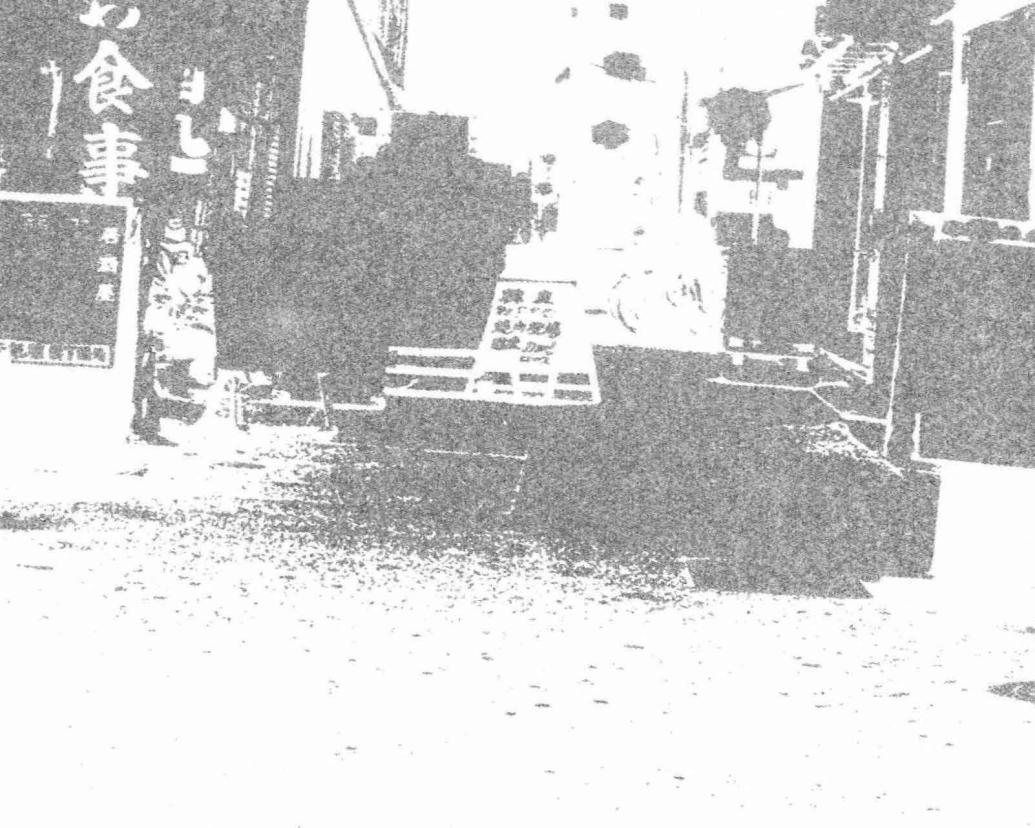
不久，宫本氏却因肺结核病倒，得奖作品《萤川》的出版社也面临破产。他不得不走上比得奖之前更加辛苦、孤独的道路。听说他曾对得到文艺志新人奖的朋友说：“至今为止，靠的是努力，从今以后就要看实力。”

《梦见街》正是宫本氏发挥“实力”的作品！小说中角色人物的精彩台词实在叫人折服。这部小说和他以往的作品有些不同，却是一本精心杰作。虽然，每一篇的主角都不同，其实真正的主角是梦见街本身。那既是一条到处都有的商店街，也是一条只有在难波以南才有的商店街。

芥川奖公布的那一夜，宫本氏收到某位编辑的电报。“带颗紧张心，初衷不可忘。凝视人的眼光，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冷静。然后，写出温暖……”《梦见街》不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凝视人的眼光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冷静，而且还是一本温暖的小说。

【作者简介】

常盘新平，作家、翻译家、诗人、俳人。一九三一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早稻田大学毕业，一九八六年以《遥远的美国》获颁第九十六届直木奖。



| 梦见街

| 第一章 |

从地下铁剪票口到通往地面的阶梯口还有一段颇长的距离，报纸从铺着小方块瓷砖通道的那端飞过来，吹动这些报纸的是带着腐败味的街道风。不要吸气！里见春太这么一想，立即屏住呼吸。每当走在深夜的地下道，他总会为了各种理由而一度屏息。有时因为从阶梯上方吹下来的恶臭，有时因为擦身而过的游民那头任由什么风都吹不动的乱发，有时则因为浓妆艳抹女人身上的香水味。他停下脚步，从纸袋中拿出一份刚出炉、铅版印刷的薄薄的同人志《苍岛》，这是半年发刊一次的诗友同人志，里见春太方才还和八位诗友在心斋桥的咖啡馆举行诗评会，他战战兢兢地吸了一口气，把那首除了春太以外，众人一致赞赏的诗重读一遍，那是《苍岛》负责人川边洋一的作品。

苍穹的岩钉 从天盖崩落
打在我们那虚构的漩涡
分割头盖 分解自我
苍穹真理的火势更加猛烈
拧扭了紊乱 疯狂地拧扭着
终于降伏那缓冲运动的利刃

里见春太把杂志收进纸袋，任目光落在地下道的磁砖，继续往前走。“什么玩意儿？”他低声说道。

这也能算是诗吗？这种诗有什么值得赞赏？所谓“分解自我”是什么？“终于降伏那缓冲运动的利刃”又是什么？春太

喜欢的诗像是津村信夫的《千曲川》，开头是这么写的：“那座桥 / 好似对人诉说 / 好漫长啊！ / 旅途终于结束了。”；中野重志的“再会了！痛苦 / 再会了！金钱 / 你们就在雨中的品川车站乘车而去吧！”；还有山村暮鸟的“喂！云啊！ / 悠悠地飘着 / 你飘往何处？ / 是要往磐城平的方向吗？”。春太认为那才是真正的诗。不使用任何艰涩的字眼，却蕴含无穷的意境，才是真正的诗啊！春太走上阶梯，踩在回家的柏油路上，他想起几首近年来在诗坛备受推崇的诗人得奖作品，读来却是既晦涩又枯燥无趣。然后，口中又喃喃念起自己的诗。他心想：要用言语道尽心思，终究是不可能的。此时，“梦见商店街”的霓虹灯已经在眼前闪烁。

梦见商店街位于难波（译注：大阪市中央区到浪速区之间的繁华街及交通要道。）以南某镇的一隅，里见春太就住在那条街的正中央，房子是租来的，是一家鱼板屋的二楼。不过，这家“若菜鱼板屋”早在二年前歇业了，因为老板若菜恭平得了脑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意因此停摆下来，而恭平的太太为了照顾那一年几乎有九个月住院的丈夫，不得不以医院为家，所以才把二楼六叠榻榻米大的房间租给春太，等于是春太替他们看家。

春太抬头仰望梦见商店街的霓虹灯，皱着眉，抓抓头。每次下班回来，春太不禁会想，商店街上怎么净住些和这条街名完全不搭调的人呢？沉迷赛马、夫妇吵架声不断的太楼轩老板；处心积虑地想成为狮子会会员，名片上印满“PTA 会长”、“梦见商店街工会会长”、“少棒队发起人”、“老人福利会会长”等头衔的“梦见会馆”柏青哥店老板；村田钟表店的老板夫妇视财如命，眼神中透着一股执拗，上门的客人受不了他们的推销攻势；照

相馆的小老板听说偏好“男色”；酒廊“莎丽杜”妈妈桑只肯雇用帅哥酒保，这些年纪小她一大截的伙计不知不觉中都成了她的囊中物，不过都维持不了三个月；肉铺兄弟档原本是流氓出身。反正不胜枚举。梦见街就是由这群三教九流的人物所聚集而成的。

“你的流年走到二黑土星，今年诸事不顺遂！”

春太被一个嘶哑的声音震慑住，四处张望。原来从田井酒屋二楼的窗子，有个老人瞪着春太看，他就是由儿子继承家业，早已退休的田井菊次郎。

“你得特别当心肠胃啊！至于工作，徒劳无功啦！”

“啊？”

“你今年三十岁了吧！”

“上个月刚满三十岁。”

虽然田井老人站在没有灯光的二楼，却清晰可见他边以手指抚弄着又长又白的眉毛，点了两三次头说道：

“该讨房媳妇啰！”

“媳妇……”

“是啊！讨房媳妇。只有讨房媳妇，运势才能开。讨房媳妇，流年自然就能改变。”

“流年走到二黑土星的人，都得这样吗？”

“不！不！这是从你的面相看出来。若是看了手相就会更清楚，你等一下！”

田井菊次郎消失在窗际。里见春太孤单地伫立在商店街头。我为何会被那老人的声音震慑住而停下脚步？又为何会不由自主

地和他聊起来？今天自己在诗评会惨遭痛批，边把微微出汗的手掌使劲抹在长裤上，边喝下三杯咖啡。因为除了喝水之外，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从中午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却一点也不觉得饿。但是现在，肚子不赶快填些东西进去可不成。太楼轩十一点打烊，现在不是已经十点四十分吗？太楼轩一打烊，就只能到路边摊吃拉面了。根本没时间和那个老人搅和……春太看着自己满是泥巴的鞋子，边这样想着。此时，田井老人拉着他那条宽得几乎还可以伸进两只脚的裤子，带着好似干练保险业务员逮到胆怯病弱的猎物般的表情，往春太这边走来。他左看右看地端详里见春太那张无助的脸，命令道：

“让我瞧瞧你的右手掌！”

“一个人一生的轨迹都刻划在他的全身。绝对假不了！这个道理你应该也懂吧！”

“我也这么觉得。”

“那些暗号全都巧妙地藏在手掌里，也就是所谓的手相。”

田井老人抚摸着自已那约有三分公长的白眉毛，入神地端详春太的手掌。

“你小时候得过大病吧？”

“是啊！听说是肺炎，差点没命，后来又得了小儿肺结核。”

“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吧？”

其实是五岁时，春太为了不让老人扫兴，只得答道：“对啊！可真准。”

“不行！”

“啊？”

“不行！这样下去可不成。光有感受力是无法当饭吃的。”

“感受力吗？”

老人摇摇头说道：“什么感受力，算了吧！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您话说的没错。不过，您的意思是我的感受力很强吗？”

“还是讨房媳妇吧！从你的手相看来，和面相一样，不讨房媳妇，运势是开不了的。”

“不、不，先不谈讨媳妇，我真的感受力很强吗？”

“你有没有中意的女孩呀？”

“有几个……不过还是先谈感受力吧！”

“讨房媳妇吧！那是你唯一能改变噩运的方法。”

田井老人好像为了要让这句话更具可信度，话一说完，就推开田井酒屋后门，一语不发地进屋去了。里见春太很想把关于感受力的事问个仔细。将天生丰沛的感受力修炼成老少能解的文字，这正是里见春太希望的泉源，也是生命的回春药。譬如：当列车驶过不知名的乡间，透过车窗，和伫立在平交道栅栏前的美丽少女目光交会的刹那，那种余韵会带给春太无尽的思念。这股思念几乎让他喘不过气，在他的体内持续膨胀。然而，对于一刹那间的悸动、旅愁、欢愉、寂寥及各种感官知觉，他无论怎么努力也形容不出来。啊！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不停地在稿纸上爬格子，让工作一天的春太疲惫到极点，却也给他新的勇气。春太认为尽管废寝忘食地磨练，若少了丰富的感受力，也只是白忙一场。老爹那句“光有感受力是无法当饭吃”可真有道理。春太边在内心嘀咕着，边加紧脚步，往灯火通明的太楼轩走去。

我的手相中，无疑地有一条一目了然的线，那代表着丰沛的感受力。此时，春太觉得自己好幸福。他推开太楼轩的大门，只见那个明明是日本人，却被梦见街民叫“老王”的秃头老板叉开双腿，站在桌上，往四周丢掷免洗筷。他那男人婆妻子正横眉竖眼地把椅子一张一张地推倒。里见一时吓呆了，怔怔地望着这两人。

“今天关门了！回去，回去！”

“到底怎么啦？”

“还能怎样？”

老王的妻子冲过来，一把抓住春太上衣，硬是将他拖了进去。她关上店门，突然大哭起来。

“若是只玩赛马，我还可以忍受。”老王的妻子说道。

“那当然啦！老子赚的钱，老子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大吼大叫的老王掷来一把免洗筷，正中春太的脸。

“干什么？老娘要你好看！”

妻子抓起散落在脚边的免洗筷，把它丢还给丈夫。然后，将老王站着的桌子一把翻倒。随着一声巨响，老王倒向后方的桌子，倒头栽到地上。老王躺在地上，抱着头呻吟。

“每次一看情形不对就装死，你给我去死好啦！”

妻子的眼泪边从那双尖酸刻薄的眼中飙了出来，边往倒地不起的老王，掷椅子、掷辣油罐、掷铝盘。

“等一下！等一下！老板娘，他可不是装的，真的撞到头了！”春太从后面架住疯狂老板娘的双臂，劝阻道。

老王妻子身上那股威力顿时消失，只听到急促的喘息声在店